

第一編

民國廿六年七月七日
至廿七年二月底止 蘇浙區域救濟簡狀

世界紅卍字會中華總分各會救濟工作報告書

世界紅卍字會中華東南各會聯合總辦事處編印

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18 0264B

憶自七七國難以還、我蘆溝橋南苑廊房天津、華北之平漢平綏正太津浦各線、以逮華中淞滬長江流域等各地同胞、或葬身於炮火之中、或絕命於斧鉞之下、至傾家於呼吸、流離於俄傾者、其數更不可以勝計、於是敵會本慈悲救苦固有之良知、負披髮櫻冠天賦之良能、出生入死、救死扶傷、前仆後繼、百折不回、惟是通都大邑、善團薈萃、救護工作、力量廣大、死亡不致暴骨、流離得以收容、負傷者能全性命、家破者得沾急振、衆擎易舉、收效自宏、但此次戰事、孤縣僻鄉占有泰半、既無慈善團體、復乏救濟人才、故救濟事業、惟敵會獨承其責、乃最苦者、歟糧兩缺、巧婦難爲、交通斷絕、將伯奚呼、敵會爲良心所驅、職責所在、決不因環境而放棄、於是敵會同人能盡其心者盡其心、能盡其力者盡其力、承起鐵肩、努力邁進、至於淪陷之區、敵會祇要能保存我同胞一人一家之安全、決不以一人一會之生存爲重視、故在南北戰區、我救濟人員、或殉職於烽火、或成仁於斧鉞、其間經歷、有不忍言者矣、蓋敵會唯一宗旨、在視人如己、視國如家、至大至公、不因環境而變遷、不

因威武而屈服、更不因箇人之生命、而放棄會址及收容所、不但爲社會所公認、亦爲世界所周知、茲以交通阻障、特恐各界不明眞象、爰將各地救濟工作實在情形、畧陳梗概、俾知救濟事業、係本各個良知良能而來、決非敝會與各慈善團體獨具之職責、况丁茲浩劫橫來之際、人人應抱有救人即係自救之志願、庶可盡天職而成人道、以下所述各項、盡係當時情形之寫真、非所以誇耀於世、幸勿以爲而與棄。

垂察焉

本公司為人本、立其資本、則為社會之資本、以資治民、則為政府、以財助學、則為教育、本公司為古德冠、衆稱長學、樂於自處、身列大師事、則稱諸君已皆奉中、則然矣、善圖資本、謀劃工務、仗量遠大、天力不經舉骨、起造樹以紹香、育樹資始全資全、獎勵近天知、身類人英、殊於大業、而才幹者、固不不同、則全副精大旨、物與、而惟此獨創者、其運更不可以謂枯、外無地主、內無富商、而惟首之財源、則此
事中發新奇、而創起者合與同聲、如事長以成之、則其形之成之、不以利害、
創自子之興興以成、則惟吾記之、則其形之成之、不以利害、

(一) 淞滬方面之救濟畧分以下三個階段

(甲) 八一三淞滬戰區難民之救濟

查八一三清晨十時、滬東八字橋戰事爆發、其時租界內秩序、已呈紊亂之象、各路電車及公共汽車、頓時停止、而崗捕即時亦告撤退、街市紛紛閉門、敵會救濟隊三大隊、於下午一時、分乘救護車出發三板廠新橋(即麥根路)大西路等處、以冀直驅市政府虬江路太陽廟路寶山路寶興路等目的地、實施救濟、不料是時可通華界之要衝、悉由英美駐軍及萬國商團所把守、並將各路鐵門關閉、沿蘇州河南一帶、或堆沙袋、以作砲壘、或拉電網、以阻通行、形勢非常緊張、敵會救護車到各該地時、租界行人、大聲歡呼、額手稱慶、而隔河之男女老幼難民、因不能通過租界、群匱集於蘇州河以北、一見敵會旗幟、均情急伏地、疾呼救命、其聲之慘、其情之痛、任何人見之聞之、必淚涔涔下也、乃敵會到後、英美駐軍因未奉令、不允通行、交涉至再、堅稱鎖鑰不在伊等之手、炮聲

愈緊、難民呼救之聲愈慘、往返七八次、費時六小時、竟不得要領、時已昏夜、炮聲更猛、於是分向捕房及英美駐軍司令官交涉、至午夜方得通行之許可、天未破曉、即率隊分往各該地、始由英美駐軍放行、其時大雨傾盆、各難民均麇集於蘇州河北者、足有三四十萬人、當由敝會將隊員分作二隊、以一隊分僱船隻載渡難民、以一隊維持秩序、是時河內船隻極少、輾轉運輸、不但費時、且人人爭先恐後、落水而死者、不知凡幾、敝會爲救人救澈計、不顧英美駐軍之干涉、及一切困難、將十餘隻船橫排河內、作爲浮橋、大量疏通、正在中途之際、忽飛機自東飛來、於是船戶驚恐、難民奔逃落水者、又不知若干、敝會隊員、力持鎮定、制止船戶、重將各船排攏、一面派隊於蘇州河南岸、帮同英美駐軍維持秩序、其時各國駐軍、見砲火之密集、難民之慘痛、同具慈心、不加阻止、足見惻隱之心、人所同具、並不分於中外也、一日之間、難民之得渡過租界、達三十餘萬人、所有租界內之各小菜場、遊藝場、以及街頭巷尾、無處

不形擠擁、敝會後方人員、全體出動、分頭向各界慈善團體接洽、爲疏散收容等工作、並在英法租界成立收容所八所、臨時醫院四院、難民醫院一院、並於收容所內附設治療所隔離室、以備難民於深夜內得病治療之需、難童患疹痘之隔離、以及產婦生產室、並設勞作、訓育、販賣、三組、難童施以教育、難民之有技能者、無論男女、令其操作、其無技能者、假以資本販賣、聊補其衣食之需、其時正在夏秋之交、天氣酷熱、難民之逃出者、多着單衣、一身以外、並無他物、蓋事起倉猝、且砲火猛烈、除逃命外不遑他顧、敝會爲購蓆扇、迨至秋末、天氣漸寒、於是又爲之治臥具、裁棉衣、孰料難童因外受驚恐、內受風寒、乃發現極易傳染之良性痢疾、白疹、腥紅熱、驚風等惡症、醫生束手、一月之間、死亡數字、亦頗驚人、在流離失所之際、驚心動魄之時、復遭失明之痛、易境而處、爲父母之慘傷、又當何如耶、况復有年逾耄耋之老人、或遭彈片傷、或受風寒襲、一日間各所之死亡者、必在五人以上、如斯浩劫、亘古

罕聞也、

(乙) 虹口大世界南京路南車站區域難民死傷之救濟

查虹口一隅、本爲戰事地帶、只以戰事暴發、白渡橋早被英美駐軍封鎖、該地工廠林立、人民之留居該地者、不下二十萬人、前方戰事激烈、後方又被封鎖、無法逃避、其情之迫、其狀之慘、無庸費辭、惟各廠廠東及住居租界之各親屬、紛紛向敵會請求救濟、甚至伏地不起、敵會爲良心所驅、義憤所激、於是不問前途艱險如何、即派隊備車馳赴黃浦灘外白渡橋、先向該處英美駐軍交涉開放、其費力有較八一三之交涉爲尤難、逾二三時、始准隊員通過、救護車則停於該駐軍之警戒線內、既出鐵門後、又被日軍之嚴阻、因當時戰事正酣、而我隊員身着制服、既無證明文件、復未得該軍許可、其險狀更不堪言、隊員等因職責所在、乃向之細述來意、經一度嚴密之搜查、始得入內、先赴申新等紗廠、將男女職工救出四千餘人、內有印度及其他國籍難民五十九人、復至保定路將被

因火窟內之男女難民五千餘援救出險、送至白渡橋、轉運至各收容所收容、此路既得打通、於是每日前赴該地、陸續救出者、不下十餘萬人、在此旬日中、幾無時不在密集炮彈與夫火窟中度生活、嗣後大世界先施公司南車站之炸彈發生、而敵會之各隊員、無一次不出發肇事地點、實施救護及掩埋工作、其最慘烈者、首以大世界南車站一處為甚、是時大世界之炸斃者有千餘人、而求尸身之完整者、約百分之十、餘皆肝腦塗地、肢體殘碎、而先施公司較輕、南車站正難民待車之際、故其慘亦與大世界相埒、敵會除受傷者施以急治外、餘均帮助清除尸體等工作、

(丙) 薦散難民至後方之工作

自八一三以還、戰事日見緊張、滬西滬東各地、難民群趨英法租界、於是各學校各電影館、跳舞場、戲園等皆無地不為難民寄身之所、既有者已感無所容身、繼來者仍絡繹於途、敵會為疏散計、僱民船數十艘、停泊於徐家匯、着手資遣、

分送寧波、蘇州、無錫、鎮江、南京、江北、蕪湖、安慶、合肥、各地，並派隊員隨船護送。三月之間，共計資遣者約三十餘萬人。至遣送時，除供應膳食外，並每人發給棉衣褲一身。難民到達地點，悉由敵會各該地分會分別收容，資遣。

(二) 戰區傷兵之救護 楓林橋傷兵之搶救

(甲) 戰區傷兵之救護

八一四拂曉，敵會隊員，除一部分在蘇州河北三板廠新橋救護難民外，另派隊一中隊，攜擔架二十四架，伏子七十二名，醫生護士十九人，直赴虬江路湖州會館一帶，實施救護。是時炮火密集，我隊難於前進，乃分撥擔架兩付，隊員二員，醫士一員，冒險匍匐前進，在湖州會館前後發見傷兵十餘人，據稱於昨日受傷，因炮火猛烈，團中擔架，不能到達，故由火線上爬出，當由我隊施以急治綑紮，惟內中有兵士受傷過久，流血過多，神志昏迷，當用擔架搶救，匍

伏運至二道防線、由車運回戈登路第二臨時醫院、抵院不逾時而畢命、其臥之担架內、尙遺熱血盈盈、令人感慟、其餘之輕傷、分別治療、以後每日繼續赴北車站、中山路、市政府五權路、留蔭橋等處救濟、並於夜間赴大場羅店一帶救濟、日以數百人計、其間救濟隊員佚、或遭飛機追襲、或被炮彈圍轟、歷經險境、筆難盡述、總計三月之內、共救出受傷將士八千三百餘人、但此次將士所受之傷、盡在前胸或下部、聞係鋼炮彈片所傷、東北麥甲車封民谷製、取離大端、暴都南市酒製、久四源製、正同人不售

(乙)楓林橋中山醫院傷兵之搶救

自戰事由滬東西移之時、在華法毗連之楓林橋舊市政府前之中山醫院內、留治受傷將士、約一千二百餘人、下午三時、國軍已向南市方面撤退、形勢極為險惡、炮彈橫飛、甲車逼進、該院療養之將士、一時頗陷於萬分危險之境、是時法國駐軍及法界圍捕、均激於義憤、紛紛越界赴該院搶救、而敵會全體人員、亦無分階級、奔赴該院搶負、移入法界、逾時始將該院全體受傷將士救出、均

橫臥於街頭、然後由救護車分運各醫院續治、內中重傷者頗不乏人、其時傷者呼痛聲與夫觀者悲痛淚、打成一片、的是慘目、至午夜方始分送完竣、其時各國仕女、咸往參觀、多贊美法軍之義舉、敵會之精神不置云、

(三) 南市難民之救護

(甲) 當十一月十一日、國軍續往後撤、法華交通之處、不但鐵門堅閉、沙袋高壘、且有多量法軍、荷槍實彈把守、更將裝甲車排列各處、如臨大敵、任何人不准通過其警戒線、所幸敵會得其諒解、准我自由通行、是時南市居民、及四鄉避往該地之難民、多至四十餘萬人、是時天空飛機之炸彈、形如流星、而地下之機槍、密如雨點、當此驚心動魄、性命俄傾之際、而難民扶老携幼、群密集於老北門之鐵門、均欲往法界逃生、其情之緊張、有甚於八一三閘北之形狀、後方之機槍愈密、則難民之擁擠力愈強、於是在前者之老幼男女、因而畢命者、不知凡幾、敵會全體隊員出動、向法軍交涉、始終不允開放、往捕房及法大使

處、往返磋商至再、亦堅絕不允、時至深夜、亦無解決辦法、僅許可放行、敵會隊員出外安置、敵會乃分撥一隊爬出鐵絲網外、將老者弱者懷孕者設法抬至鐵網內、將派隊導入鐵門、送至租界、惟把守法軍、多存慈愛之心、敵會見有機可乘、乃一面派員與之通融、一面派隊排立鐵網東首、以作屏障、將鐵網稍稍推移、私放婦孺入內、時已深夜三時、火光燭天、鎗聲愈緊而愈近、鎗彈多從頂上掠過、颼颼之聲、不絕於耳、而難民逃生之心更急、約計當時放出難民千餘人、又另派隊往華法交界之鋪戶、與之情商、請其將前門稍闢、令難民由後門逃入租界、又約計逃出六千餘人、乃事爲捕房探員所知、從重科罰、各鋪東每家罰鍰五百元、惟是惻隱之心、人所同具、有情願儲欵備罰、施救難民者、不下四十餘家、一夜之間、約放出難民一萬五千餘人、次日鎗炮聲稍稀、大雨如注、而擠擁該處難民、仍未見疏通、然已一日夜不得飲食入口、是役各界好善之士、以及販夫走卒、無不醵資爭送大餅油條饅首之類、不下四十萬斤、交

敝會分給，而把門守軍，亦激發天良，帮同分散，祇以難民人數太多，苦無入口分給良策，乃由鐵門往外亂拋，多數婦女，手抱細弱，前進無路，後退不可，既鵠立一晝夜，不但精神疲乏，且無力支持，因之嬰孩由懷中漏下，被踐踏斃命者，不知凡幾，誰無子女，能不痛心，敝會爲職責所在，不容稍懈，乃抱大無畏之精神，進至區內，見華界各舖之無人住守者，將門啓開，分導各難民入內稍息，以爲疏散之計，努力竟日，始安撫完竣，而馬路中除尸身縱橫外，滿地屎尿，不可嚮邇，但華界電水斷絕，難以掃除，乃商之捕房，借給法界水管，派伕掃除，民國路至城隍廟一帶，至夜二時，始洗刷竣事，次晨派伕持石炭酸赴沿途噴灑，一面棺殮尸身，一面佈置收容，留派隊員一中隊，醫士十人，駐區內服務，並於各街市路口，懸掛洋燈，惟難民之報死亡者，日必二百三四十人，蓋以區內無水，而法界所供之水，不敷應用，且連日進食大餅，渴不得水，乃於城隍廟前，取池內臭水解渴，兼以驚嚇之餘，營養不足，得病即感不治，

於是籌備棺木收殮、由敝會擔任運輸、普善山莊擔任掩埋、孰料死亡日衆、棺木供不應求、每日區內太平間積存棺槨、多至五百具、今日掩埋二百、明日即行補足而增加、不特哭父母哀妻子之聲、夜以繼日、而一種呻吟愁慘之象、充滿全區、敝會努力工作、始發見區內食鹽斷絕、薪炭毫無、乃設法運食鹽、搬薪炭、並在各收容所各街頭巷尾、設置公用之茶桶、立醫院、設產所、以圖挽救、如是月餘、始漸完備、敝會不過聊盡做人之道、不料竟承各友邦人士之贊許勇果、反躬自問、虧負良多、嗣後更當小心翼翼、努力邁進、庶內不負敝會之肩承、外不負各界之期許、

以上三大階段、係八二三以至本年春初救濟工作之大概、其後則繼續努力、開北大場、羅店、南翔、北新涇、太倉、嘉定等地、及京滬線一帶戰場上之掩埋、并在蘇之江北、浙之甯紹、爲難民擴大之救濟、

(甲) 江北難民之救濟

查自國軍西撤、所有蘇州、無錫、常熟、常州、江陰、丹陽、鎮江、南京、一帶之避難者、均隨之而後移、至江北之靖江、南通、如皋、泰興、泰縣、寶應、興化等各縣、惟該縣等素稱貧瘠、忽來此無量數之難民、大有難於支持之勢、於是敝會集議、一面先派隊前往佈置收容、一面籌款接濟、各該縣所在地之分會、其佈置收容之辦法如次、

(子)靖江對江南通之天生港、新生港十二墟等處船戶、每有見難民來往渡江者、以爲有機可乘、每人甚至需索十餘元船資、敝會有鑒於此、即僱用大號駁船六隻分停各渡口、並於各處分派隊員照料、以及廣貼通告、渡江免費、於是難民稱便、(丑)將收容地帶、分爲三個、以南通、李家市、如皋東陳等處、爲第一收容地帶、以黃橋泰興曲塘、爲第二收容地帶、再則以興化、栟茶、等處爲後移地帶、並於各公路口以及水陸交通之處、豎立路牌、繪圖指導各收容所之所在地、便於難民之尋投、一面將隊員編騎車隊一組、爲護送通訊等工作、查各該處所收容

難民之統計，江南難民有三十六萬四千餘人，而江北各處，尙不在內，每日遣送者，動以千計。

(乙)浙江寧波難民之救濟

自杭州陷落後，該地及桐廬富陽各地難民扶老攜幼，紛紛渡過錢塘江，向蕭山紹興一帶奔逃，其時蕭山城內，難民擠擁，敝會蕭山分會，見此情況，一面設法收容，一面派員分送紹興寧波一帶，交各該地敝分會留養，是時蕭山分會，全計收容六萬餘人，上虞分會五千餘人，鎮海分會計收容三萬七千餘人，并於各該地組設醫院治療所多處，迨至本年蕭山被炸，全城幾燬三分之二，而難民又紛紛向後移動於寧波，於是四明分會負担陡增，本城富紳，均紛紛遷徙他處，糧欵及醫藥等費，非常拮据，當由敝會滬總辦事處陸續接濟，至今猶留養難民七萬餘人，兼以滬上治愈之傷兵遣送至甬，悉由該會每名給洋二元，故爲數亦屬不資。

再此次兵燹之餘、我寶山分會暨南市分會兩處偉大會址、盡燬於炮火而無餘、然無限榮譽、已博得各國人士之同情、最可注意者、南市難民區內、敵會所轄、東自城隍廟起、西迄萬竹小學校、北自民國路南迄電話局、每至夕陽西下、啾啾之聲、不絕於耳、而各所難民、多不得安、於是召集被難僧侶百人、爲死難者與陣亡將士建醮誦經廿一日、至此之後、聲息毫無、且動作亦寂、鬼神之說、人多闢之爲妄、由是觀之、洵不誣也、

再次、則爲京滬沿線之救濟、當戰事爆發、京滬線後方、尙可收容救護資遣種種工作、迨至戰事西移、各縣交通斷絕、於是所轄各縣如蘇州、無錫、常州、丹陽、鎮江、下關、等分會、各個獨立工作、勉強支持、其經過困苦、無庸多贅、惟常州分會、本設有紅卍字會醫院一處、規模既稱宏大、組織亦頗健全、平時京滬路局、以該院爲委託醫院、此次完全被燬無遺、實爲憾事、

查敝會嘉興分會吳興分會、原收容有嘉定·太倉·大塲·羅店·南潯等處難民七千餘人、後因戰事西移、不得已將是項全數改移杭州分會收容、孰料杭州相繼失陷、而該會當時已處於非常困難之境、不但賑歎無着、而所儲備之米、不過僅足一萬三千人一月之需、迨至該地陷落、本城難民、無處可投、紛紛往該地收容所逃避、當時激增至二萬餘人、該會事先除積極籌備收容所外、並於岳壇籌設臨時醫院一院、杭州陷落、與滬雖相距不遠、乃交通斷絕、音訊難通、後因食糧告罄、萬分危急、不得已派隊員間道到滬求救、并告該會全體同人安全、最可幸者、所有該會收容之婦孺六千數百口、完全由該會竭力保全其貞操與安全、然其間經過之艱難、已非初料所及、滬辦事處得報後、同人即籌撥款、仍令該隊員設法星夜間道馳回、此本年二月底前之情形、至今該處仍繼續收容、並由滬辦事處籌謀擴大救濟、

再此次京滬路線各會辦理救濟事宜、隊長員因而殉職者、共計江陰分會十二人、

無錫分會二人、太倉分會男女十五人、

(一) 關於南京方面之救濟

查去年十二月初，在滬戰西移以後，蘇錫相繼不守，即有駐京之英美德丹各國僑商、以及各教會牧師等，即秉悲天憫人之良知，出而提議，籌設國際委員會，并擇適當地點，劃為難民安全區，專辦收容事宜，迨至常鎮失陷，各縣難民，均扶老携幼，向沿江以上奔逃，及抵南京，候船候車，轉往上游者，紛至沓來，不可數計，均在下關一帶，野食露宿，老弱婦孺，啼飢號寒之狀，慘不忍覩，甚至窮苦之人，空手逃出，分文俱無，恒數日而不得一食者，比比皆是，迨南京陷落，船車絕跡，道路梗阻，欲進不得，欲退無路，其一種呼天搶地之聲，與槍彈爆烈之聲，實有令人心胆俱碎者，當時羣衆集於一處，致被機槍掃射，炮火轟擊，因而畢命者，不知凡幾，其時江面浮屍，壘若列星，血水寸餘，歷三晝夜，尙不能流淨，其未死者，則皆奔入城中難民區內，兩日之間，聚集難

民、約達三十餘萬人、國際委員會乃分別搜羅難民區內、外僑所有之房產、如金陵大學中學金陵女子大學以及區內之民房、全數開放、作爲難民收容之處、並以人數太多、食糧有限、難持永久、乃商之敵南京分會、出而共同辦理、敵會以職責所在、義不容辭、於是加入工作、此京地救濟開始之起點、當敵會與國際委員會合作之初、即顧慮以下兩點之困難、爲鄭重之聲明、

(一) 因當時京地除敵會與國際會外、並無其他善團協助救濟、力量恐難宏大、
(二) 敵會辦理各項慈業、向無基金、倘有災患發生、向由各會補助辦理、此次事變、各會均陷於自顧不遑之地、即有亦無法匯來、本身力量有限、後顧維艱、與之劃定工作界限、敵會就目前力量所及、僅擔任粥廠與掩埋工作、而該委員咸以此二種工作、有相當之重要、並尤於經濟方面、相互維持、敵會即於五台山永慶寺、設立粥廠一所、金陵大學運動場內設粥廠一所、協同供給區內難民、艱苦支持、數月之久、現在仍由上海總辦事處撥款接濟、

當難民麇集區內之際、人多屋少、以致擠擁不堪、兼以時屆嚴冬、缺衣少食、驚恐之餘、病者日衆、亡者有加、敝會並設臨時診療所三處、對於難民治療、及難婦生產事宜、每日治療人數、約一千以上。

當南京陷落之際、於是由于下游退回之傷兵、及逃來之難民、皆聚集江岸、沿鐵路線各地飛機、跟蹤掃射、炮艦頻頻轟擊、勢極危險、敝會八卦洲分會及下關分會各隊長員、不顧一切危險、千冒烽火、竭力設法疏散、並招致漁船小舟、搶渡過江、盡一日一夜之力、救護過江者、達四萬餘衆之多。

當陷落之後、京城四郊、遺尸遍野、斷肢殘骸、野犬爭食、城內南城一帶、及城外下關、以迄三台洞各地、死亡枕藉、敝會組織掩埋隊夫三百名、由隊長員率領從事掩埋工作、只以尸身過多、棺殮不得、即用蘆席裹尸、運往郊外掩埋、計每坑約葬尸身二百具、其間所歷難險、又不堪言矣、幸隊長員等、長於應付、始得達到救生恤死之志願、計自本年一月一日起、至三月底止、共掩埋屍體、先後約八萬具、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18 0264B

